

打开“石窟走廊”的学术通道

——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2024级新生开学典礼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2024级新生开学典礼现场

三晋故地，千年古都，文脉相承，弦歌不绝。行走石窟，追踪历史，融合发展，走向未来。

9月21日，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2024级专项计划研究生开学典礼在我市举行。该院2024级79名博士生、98名硕士生，为打造中国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一流人才培养基地开启奋进“航程”。

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是继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西南联合研究生院之后国内第三个联合研究生院，旨在打造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方面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高地。研究生院将遵循学科规律，开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加快构建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宽专兼备的石窟研究领域复合型创新人才。坚持需求牵引，聚焦石窟寺文物

价值认知、保护修复、展示传播的迫切需求，持续推动石窟考古、文物病害机理和保护材料等基础研究、保护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力争将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高地。完善体制机制，通过联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探索建立新型的决策机制与管理协调工作机制，通过高校与高校间、高校与文博科研单位的共建共享，持续稳定地开展战略性、长期性、储备性学科群布局与建设。

山西省高度重视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建设。去年4月，教育部前往山西大学，就中国石窟联合研究生院筹建工作开展调研。调研中，山西大学就筹建背景、建院定位、建设基础、共建方式、人才培养等方面汇报了中国石窟联合研究生院的筹建情况。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敦煌研究院、云冈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等联建单位介绍了文物保护工作、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各方面表示全力推动联合研究生院的落地落实。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于去年9月17日在我市挂牌成立。

作为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的联建单位之一，2024年年初，云冈研究院与山西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推动教育、学术、人才多层次、多领域的

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云冈研究院全力支持联合研究生院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云冈学学科建设发展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深入挖掘云冈石窟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奋力开创云冈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崭新局面。云冈研究院多位专家被聘为“联合研究生院”云冈石窟研究兼职导师。

是日的开学典礼上，“联合研究生院”的导师代表、新生代表先后发言。“请珍重石窟寺创建、延续得以被看见和研究的所有时代及其印记。充分认识和理解当前的时代，进入你所研究的时代。”“请珍惜联合研究生院研究生的身份，拿着学生证走遍中国石窟，感知佛教中国化艰苦卓绝的历程。”“请‘善用’前辈、导师、科技和时间，让自己成为链接历史和当代的黄金‘天命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教授作为导师代表发言，言之谆谆，意之殷殷，简单的话语饱含着对学生的祝福与嘱托。

“克孜尔的古韵悠长，敦煌的丹青华美，云冈的雄风浑厚，龙门的皇家威仪、大足的融合灵动，离不开一代代石窟人不怕困苦、甘于寂寞、勇于探索的倾心尽力。”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琳琳作为新生代表发言，向全体同学发出博学报国、躬身田野，用行动践行“莫高精神”，争做新时代守护石窟的接力者的号召。

一枚小小的院徽，既彰显着荣誉，

也承载着担当。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5所联建高校的新生代表佩戴着“联合研究生院院徽”，共同许下“坚定文化自信、传承文明薪火”的庄严承诺。联合研究生院网站也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正式启动。

仪式结束后，“联合研究生院”还举行了发展建设研讨会、学术报告会。会上，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兰州大学魏文斌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山东大学姚华副教授、山西大学李裕群教授、吉林大学段天璟教授等专家，聚焦政策支持、导师队伍建设、研究方向拓

展、课程体系设置、体制机制贯通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为联合研究生院下一步的建设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会后，“联合研究生院”组织师生赴云冈研究院等处考察研修。之后，来自5所联建高校的177名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专项计划博、硕士研究生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研学，通过聆听专题讲座，参观云冈石窟、华严寺，赴大同市博物馆及有关文物单位开展考察研修，实地探访大同吉家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全方位、多层次、近距离感受石窟文化的魅力，感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深刻内涵。



联合研究生院研究生佩戴院徽，共同许下“坚定文化自信、传承文明薪火”的庄严承诺

筑牢安全防线 强化综合保障

云冈研究院安委会召开专题会议



专题会议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今年以来，极端天气增多、旅游需求旺盛，云冈石窟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为进一步做好安全工作，9月19日上午，云冈研究院安全管理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对上半年及暑期安全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安全工作再安排、再部署。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各部、中心、所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副院长闫丁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各部、中心、所负责人关于上半年及暑期的安全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

分管安全工作副院长闫丁代表研究院安全管理委员会就全院上半年安全工作总结发言。

闫丁指出，今年，云冈石窟面临着文物保护需求加大、旅游热度不减和景区实施大量维修工程等复杂环境，在云冈研究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景区上半年以及暑期运行安全平稳，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景区开放的双赢。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仍存在着重业务轻安全、安全监管力度不够、安全制度执行力不强、安全设施不健全、安全经费投入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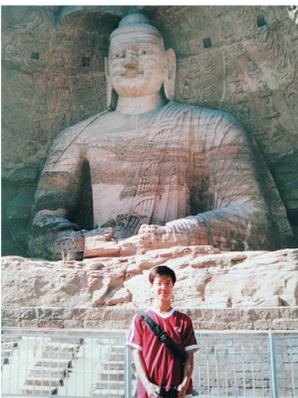
等问题。接下来，云冈研究院将高效发挥安全管理委员会的作用，继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开展安全培训、检查和演练，并将安全工作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体系。

随后，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党委委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依次就各自分管部门的安全工作进行了点评。

最后，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全院上下要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来抓。一是

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决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筑牢安全防线；二是进一步强化石窟本体文物安全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加强重点洞窟养护工作和石窟重要点位的监测；三是进一步强化综合保障，做好旅游服务工作，严密防范公共安全事故，确保景区设施设备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全院干部职工要认真落实会议精神，为全院文物保护和文旅工作实现“安全、有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云冈“大家谈”②



2004年作者在云冈石窟留影

说来惭愧，我是在21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云冈石窟。

土生土长的大同人，谁不知道云冈石窟啊！它是中外游客来同旅游的首选之地，更是我们大同人的骄傲和自豪。作为1500多年前北魏王朝留在塞北大地上的艺术瑰宝，云冈石窟早已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是2001年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更是蜚声海内外。

然而，年少时的我，只知云冈其名，未见云冈真容。2004年夏，在太原上大学的我和弟弟同回大同度假。我俩在省城见了一些世面，但回到塞北故乡，反而觉得亲切了许多。一个周末，父亲提议，带我俩出去转转。去哪里呢？一想，云冈石窟这样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都没去过，还提什么他乡的名山胜地！父亲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在老师的组织下，去云冈石窟参观过，成年后又多次去过，这主要是想带我俩看看，于是，我们决定去一趟云冈。

把相遇写进春秋

许玮

初见云冈的人，心头似乎都有“震撼”二字。

忘了在哪个洞窟，我见到一尊雕像，乍一看，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细看，却是面目狰狞，凶悍无比，而且，头顶发型怪异，手里握着柄柄叉，环顾两壁，竟是一样的雕刻，可谓左右对称。细细凝眸，云冈石窟的雕刻，大都是左右对称、题材相仿，有的确实带着颜色，是淡淡的红，经岁月洗礼，留下一抹芳华，令人仰望，也令人遐想。

我问父亲那个雕像叫什么，他也说不来，只一个劲儿地夸云冈的伟大高妙，但蕴含其中的深邃历史，我们都不懂，而对于遥远的北魏王朝，也仅限于过去课本上学过的一些知识。历史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满山的石佛，因何横空出世、脱胎换骨？云冈石窟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在我21岁的夏天，轰然罩在了心头，而谜底的寻找，有待于我今后的成长和历练。

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我们不约而同表现出了惊讶——这就是平时在电视上见到的那尊大佛，不止电视上，邮票、挂历、明信片、云冈门票，都印有这尊佛，目光炯炯，嘴角微翘，不言不语，却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中外游人，参观云冈石窟的落脚点，都在这尊大佛前。我不知道这佛有多高多大，单看那垂肩的双耳，便让我深深地震撼，更遑论他绝世的威严与慈蔼，端庄与平和。

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父亲用照相机，给我和弟弟每人也在露天大佛前拍了照，留作纪念。这就是我与云冈石窟最初的相遇。

我把在云冈拍的照片悉心保存，对这座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念念不忘，进而拿起笔，尝试着描摹心中的圣地。我想

把相遇云冈的故事写下来，慢慢读懂大佛，慢慢走进历史的纵深，而我在《大同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寂寞云冈》。当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时，我感到的自己初次走进云冈时的无知。

参加工作后，我有更多机会走进云冈，去的次数多了，对它的认识便一点点加深，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21岁那年头一次与云冈相遇。我越觉得它伟大，就越想了解它，但没有对历史的了解，怎能读懂云冈这部“大书”，而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是绝不可能抵达信仰的高度！

北魏、云冈，我们的相遇，才刚刚开始。2020年，也是一个夏天，在初次相遇云冈十多年后，我竟有幸成为云冈石窟的一名兼职讲解员，而此时的云冈景区，经过了“凤凰涅槃”，发生了巨变。过去拥挤的村庄和民房搬迁了，震耳欲聋的拉煤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湖水荡漾、芦苇摇曳、花草繁盛、杨柳依依，还有北魏风格的重重殿堂。山门前的骆驼也不见了，曾经，它们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叮叮当地呼应着历史的悠远。如今，那清脆的铃铛声，早已被山门前的晨钟暮鼓所取代，梵音袅袅，唯有时间亘古不变。

为了给游客讲好云冈故事，我从零学起，大量翻看关于北魏王朝和云冈石窟的书籍，想尽可能接近一个真实的云冈、一个真实的北魏，还给云冈石窟写过一首歌词《一眼千年》。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对云冈已经了解，在古人营造的瑰丽的艺术宝库前，我们都是怀着探求欲的学生，只有把一次一次相遇的故事，写进春秋，记在心头，才会长怀敬畏。

山将不朽，佛亦长存，我与云冈相遇的故事还将继续。

云冈博物精粹

北魏时期的天宫伎乐



北魏时期的天宫伎乐

伎乐天是北魏石窟伎乐形象最为主要的类型，云冈石窟的伎乐天形象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天宫伎乐、供养伎乐以及伎乐飞天。不同类型的伎乐天，在造型、服装、姿态以及窟龕中所处的位置均存在差异。

本件北魏天宫伎乐，出土于鲁班窟石窟。伎乐天位于仿木构屋檐下的圆拱龕内，两龕龕楣相接处雕刻有带头光的供养天，龕内残存四个演奏不同乐器的伎乐天。伎乐天头戴高髻、斜披络腋、环绕帔帛，高27.6厘米、厚13.2—6.3厘米。

在云冈石窟以西约2公里处的十里河西岸的山丘上，有一组规模较小的石窟，这就是“鲁班窟石窟”。传说当年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曾居住于此，从而得名“鲁班窟”。从现存的石窟造像风格辨

析，判定其为北魏时期的造像。鲁班窟石窟坐西朝东，与云冈石窟隔河相望，对峙呼应。这里没有红墙绿瓦，没有参天树木，只有两个洞窟。石窟均为椭圆形。鲁班窟石窟规模较小，但它对研究云冈石窟的开创历史和北魏时期佛教的兴衰史，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天宫伎乐就是佛经中所描述的天女，执乐器作歌舞的天女。天宫乐伎像通常着长袍，佩飘带，以头光表明其天人身份，姿态基本为站姿或胡跪，在云冈石窟中的第9、10窟等窟龕中，往往被雕刻于洞窟壁面最上层一如龕楣所雕出的栏台上，这种造型一致的天宫乐伎造像，应该就是根据“诸乐楯间……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竞起歌舞”的经文雕刻的。

云冈研究院 古艳